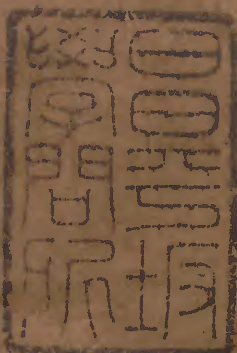


朱子書節要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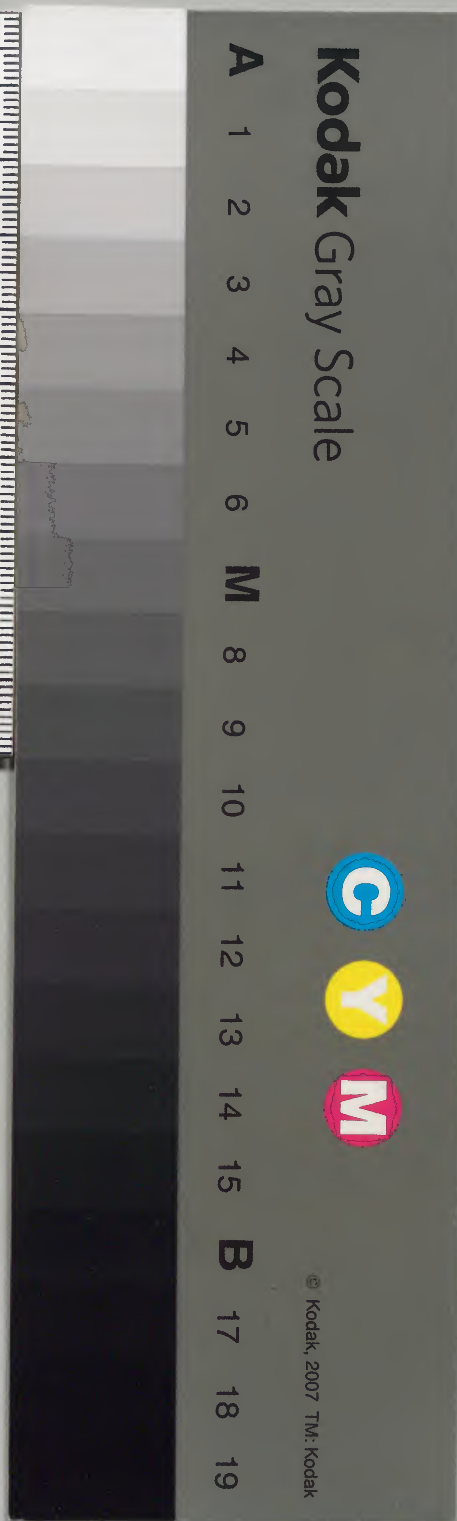
館書圖京東				
二〇	九	四	別	儒
册	號	架	函	家
				漢書門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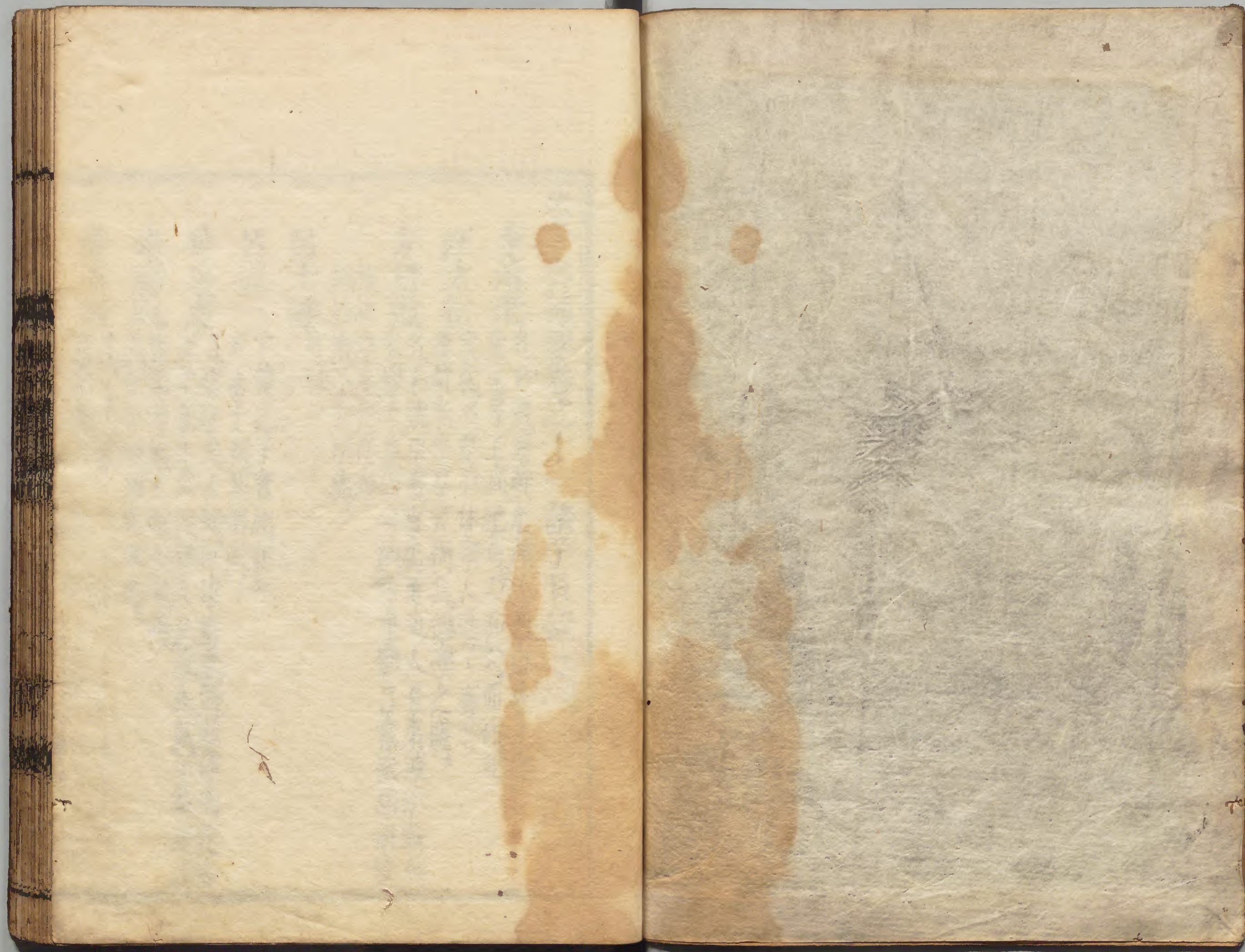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六	
			〇	
			五	
			八	
二	四			類
册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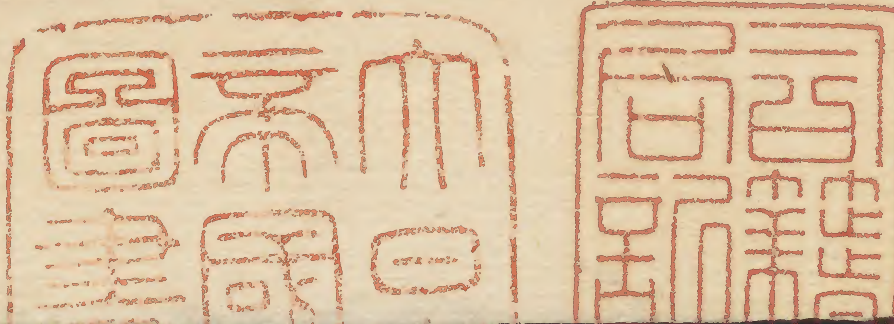
庫文閣內			
二	六		漢
〇	〇		書
二	一		
一	〇		
八			
架	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8	
冊數	20	(11)	
函號	298	279	

不許帶出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一 諸子目錄

知舊門人問答
淺草文庫

李濱老

名呂號澹軒光澤人西山先生之後朱子王澗絕句乃和公而作也

汪太初

實紀名楚材休寧人進士廣東人運幹先生答書稱其德學之盛

方耕道

名耒號困齋實紀莆田人登第連江縣令宋學士集謂公如張忠獻呂紫微胡衡麓

橫浦澹庵皆從游不究所蘊

呂士瞻

名疎

呂道一

士瞻之子實紀但云朱子稱其明敏

曾致虛

名集章貢人知南康軍重修壯節亭作本王堂先生為作記又見先生跋伯恭書說

朱魯叔

實紀仙遊人先生嘗稱為吾弟疑與之同姓

黃商伯

見多卷作黃教授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一目錄

詹元善

名體仁建寧府浦城人進士第官至司農卿嘗贊趙汝愚定策中年退居雲川酣飲

圖史先生教以存誠慎獨後真西山從之游

潘叔度

名景憲金華人擢進士請太平州學教授以歸養親齒長於呂東萊從而學遂不復

仕峭直耿介孝友儉素買田儲書以待四方之學者

潘叔昌

名景愈叔度之弟為末康事功之學

劉叔文

王子充

見語類

胡伯逢

五峯先生之從子也

黃仁卿

見二卷

黃直卿

同注

呂子約

宋史名祖儉東萊之弟受業東萊官至太府寺丞疏栵趙汝愚謫高安卒有本愚集實紀謚忠朱子稱其篤學力行婺州明招山即公從東萊講道之所後人於此立祠祀之公初謫廬陵移高安卒史舉其終而言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一

知舊門人問答

答李濱老

呂號澹軒
西山之後

熹愚陋無聞於世足下不鄙辱賜以書甚感禮也熹少好讀程氏書年二十許時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論孟諸說讀之又知龜山之學橫出此枝而恨不及見也既而得從何兄叔京遊乃知足下蓋得其家傳者是時家居西距高隱不能甚遠而以事牽不得一往質其所疑後日往來於心不忘也不謂此來各去其家數百里之外乃承惠音許以臨辱奉讀驚喜不可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一

言既又聞以微疾東轅為之悵然累日也示喻向來
為學之意有以知家庭授受之要感歎無已蓋竊嘗
病今世學者幸得諸老先生為之先唱指示要途以
趣聖賢之域而不能自淺及深自近及遠循序以進
或乃探測幽微馳騫於言意之表以是伎為談說之
資而卒無所得於造理行事之實其幸不至於中道
而廢者則必流於老佛之歸而不悟今足下之學之
傳遠有端緒其必有以異於此者顧恨未得面扣其
詳耳盧阜固為東南雄麗奇特之觀而又有陶靖節
祖孫劉西澗父子之遺風濂溪暮年嘗守其地而西

山舅氏陳忠肅公亦嘗謫居焉今老儒生猶有及見
之者然前此未嘗有留意者區區此來適會學官楊
君訪得西澗遺象與元祐李公擇尚書並祠於學因
與復議并取靖節忠肅及西澗之子祕丞公谷而祠
之更立濂溪之祠於其右配以程氏二夫子焉陶公
有醉石在郡西北數十里所謂栗里者也劉公之墓
在西門外荒草中幾無復知其處者今皆作亭以表
之以來教之語及之知足下之有意乎此也故并以
告想聞之亦為一大息也

大唐本
作太

答汪太初

楚材休寧人紹熙進士廣東運司判官

四月八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汪君太初茂材足下
熹於足下雖得幸同土壤而自先世流落閩中以故
少得從故里之賢人君子遊顧其心未嘗一日而忘
父母之邦也屬隨官牒來官廬阜同郡諸生間有肯
相過者而足下乃以手書先之三復誨諭熹幸無窮
又承示以丈編益欽德學之盛而恨其未得少奉從
容也然間嘗竊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
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
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虚玄
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以爲

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
皆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
之士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
知志於學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熹之病此久矣而
未知所以反之蓋嘗深爲康胡二君言之而復敢以
爲左右之獻不識高明以爲然否抑嘗聞之學之雜
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
雜而不揜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而大學
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足下其
試思之

未攷唐
本作未

答方耕道

來來當作未甫由人
軌道進士連江縣令

開論詳悉足見進學不倦之意以左右明敏彊毅之
資厲志於此何患於不得然以愚見論之詞氣之間
似猶未免迫急之病於所謂平心和氣寬以居之者
恐未有得力處也願更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自立
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氣質變化為功若程
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齋肅
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功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
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顯然悔尤預憂
微細差忒也其它尚多有可論處來書偶留墳菴不

能盡記曲折然其大槩亦具此矣大抵學問之道不
敢自是虛以受人乃能有益若一有所聞便著言語
撐拄過去則終無實得矣

示問詳復具審比自進學不倦之志甚善甚善顧淺
陋何足以及此然荷意之厚不敢虛也向者妄謂自
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齋肅不慢不欺之
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
此數事其根於秉彜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
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
何干涉乎弘毅之云雖聖賢所示之要然恐其間更

須細密方有實用功處不然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說
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見然後有
所主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是為敬有
待於見乎見有待於敬乎果以徒然之敬為不足事
而必待其自然乎長沙有二先生文集朋友間亦必
有遺書本子暇日更求此二書反覆熟讀不計近功
則智當益明而有以審乎此矣前書所謂捨顯過憂
小失正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之類舍此憂彼則
為失其序耳若日用功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
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功

問而近思耳

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凌高厲遠之志士友間所
難得今茲需次暫得閑白所宜潛心味道益進所學
以副區區期望之意向來所探似亦太高所存似亦
太簡又每有自喜已材獨任已見之意今當小立課
程而守之以篤博窮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
百不厭之心而取諸人以為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
矣愛慕之深不覺縷縷幸恕僭易也

答呂士瞻疎

道上遠來甚慰孤陋天資明敏極不易得到此數日

適值小穴撥置與語令人不倦觀其意趣事事通曉
但於爲已一著未有肯心此區區所深惜故其告歸
再三留之今日乃言有信得及處此事體大日月長
遠政使實得亦須接續功夫常不間斷方可保任況
一時意思未知果如何須更於過庭之際入大鑪鞴
與之鍛鍊始可放行耳南軒辨呂與叔中庸其間病多
後本已爲刪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
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
先生當日用功未知其於此兩句爲如何後學未敢
輕議但今當只以程先生之語爲正則欽夫之說亦
儘不干事也

答呂道一

三復來示詞義通暢爲之爽然但其所論有於鄙意
未安者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
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
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
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
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

於物而肆也不為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為其無名而沮也不為其有利而為故亦不為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為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儻然莊子註自失之貌示喻已悉但為學之功且要行其所知行之既久覺有窒礙方好商量今未嘗舉足而坐談遠想非惟無益竊恐徒長浮薄之氣非所以變化舊習而趨於誠實也

答曾致虛

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非直謂學者可

以不誠蓋以為既曰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然後為誠也大抵誠字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為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

答朱魯叔

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

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爲
學之要先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趣向不差
是大節目其它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
泛濫涉獵也

答黃商伯 二 顯

恕說亦佳但大學繫非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
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
物則其處物亦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如其
不然而以私己自便之心爲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
人道不守而驅一世以爲姑息苟且之場矣此處亦

幸更思之也

熹請祠人未還計亦不出數日蓋其去已餘兩旬計
程當歸已久必是已如所請等候出敕留滯耳萬一
未遂愚計所處正如來喻之云也年來衰病支離日
甚今無它望但願殘年飽喫飯耳往年遊豫章每至
東湖之上未嘗不慨然有懷陳仲舉徐孺子之高風
出處之間禍福不同然亦各行其志未知此漂漂者
竟如何耳示喻向來喪服制度私固疑之僕頭四脚
所喻得之矣但後來報狀中有僕頭又有四脚各爲
一物與此注文又不同不知當日都下百官如何奉

切唐本
作竊

行至於直領襪衫上領不盤此間無人曉得遂有為
之說者云但用布夾縫繞頸直過略作盤領之狀而
不用斜帛接續盤繞州縣多用此制詳此只是杜撰
但禮官之意却未必不是如此然想官人亦未必曉
只是手分世界中化現出來耳切疑直領者古禮也
檢三禮圖可見襪衫者今禮也如公服之狀必是故事中會
有兩說各用一說而今遂合為一既矛盾而不合於
是為此杜撰之說以文之耳更以報中第十項證之
既有斜巾又有帽又有四脚又有冠一日之中一元
之上并加四服此亦并合古今之誤蓋斜巾本未成

服之冠如古之免帽却與四襪衫為稱四脚即與襪
衫為稱冠即見三禮圖者當與直領衫裙為稱今則
并加四者而下服有襪有裙亦是重複而真直領之
衣遂廢只此一事便令人氣悶今幸有討論之命然
亦未見訪尋士大夫之好古知禮者次第又只是茅
纏紙裹不成頭緒近報作百日禮數此亦不經之甚
且唐制本為王公以下豈國家所宜用耶詳見本書
六十九卷
君臣服議揆手鑑
朕挂切衣裙分也
經文物格猶可以一事言知至則指吾心所可知處
不容更有未盡矣程子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

也脫然貫通者知至効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為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畫故古經程子之言未見其有不同也商伯引知止能得或問以為必盡窮天下之理然後可以得所止與程子言格物工夫似不同云云故答之如此論萬物之不同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幸更詳之自當無可疑也未發之前唯當敬以持養既發之後又當敬以察之未發之中不待推求而已瞭然於心自一有求之之心則其未發者固已不得而見矣剖析可謂明自居

氏欲求中於未發之前而執之誠無是理然既發之情是心之用審察於此未免以心觀心前章或問謂別以一心求此一心為甚誤論語或問觀過知仁章亦有此說豈非學者不能居敬以持養格物以致知專務反求於心迫急危殆無科級依據或流入於異端與始終持敬體用相涵意味接續者為不同也已發之處以心之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差耳所謂物皆然心為甚是也若欲以所發之心別求心之本體則無此理矣此胡氏觀過知仁之說所以為不可行也

熹自少日幸蒙師友之訓得窺聖學門戶退與朋友
講之聞而信者固多然能終始用力而不為中道之
廢者甚少况年大官達則其忽然忘之者益以速矣
區區以此每深憂之恐先師傳付之旨至此而遂絕
也今得來問每以此事為念而其論說亦多與鄙意
合乃知此道猶有望也幸甚幸甚如前時所論仁義
禮智之說此是去年信州發來書今者所論讀易之說真無欲
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
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
新學之為者是可尚已更願勉旃有以卒副所望則

又大幸之甚也熹再拜

答詹元善

體仁建之武夷人元善父懋授室浦城張氏元善幼出為伯舅張氏後故第三書有歸宗之語天資超邁志守卓然學以存誠謹獨為主時論紛紜處之澹然後徙居雲川酣飲圖史人不能窺其際

雅聞左右才雋行馴好學不倦私竊歎慕以為天之
賦予如是其不苟然矣獨恨未獲從容未知所學者
果何學耳世衰道喪俗學多歧天理不明人心頗僻
未有甚於此時者熹竊不自知其淺陋方以其所聞
於師友者夙夜勉焉而志力不強未知攸濟是以樂
聞賢者之風而有望於切磨之助伏惟益厲初心求

知所至而用力焉有以慰此懷也僭易皇恩承喻請
祠之意深所未曉然元履已歸不知曾爲辨此事否
若熹之意則以爲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
之時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爲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
至於盜賊公行善良蒙害尉捕之職也何不忍之有
若以爲實有可哀矜者則當明言於上而求所以振
業之使不至於爲盜雖以獲戾所不辭也又何避此
而求去之亟乎若夫祠官無事之祿本非義理所安
前輩蓋非辭尊辭富則莫之肯爲熹之不肖固不足
言然居此官最久前後三請亦皆有故非以辭難就

逸而爲之也

昨致書後宋臣見過能道比來賢者所誦書若將應
科目之爲者已竊憂之又於元履處見所著書及孟
子說然後慨然發歎不意賢者用心之差乃至於此
便欲致書相曉而又不值便以至乎今蓋未嘗一日
不往來于懷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
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
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
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
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今左右乃方讀

水經而治詞業是何外慕之重而自待之輕邪竊謂
此心不除決無入道之理至於談經之際則又專以
人欲之私妄意聖賢其言險譎乖戾不近人理聞之
使人耳聾心悸不謂斯言一旦而出於賢者之口也
養氣之說雖不至是然掇拾老莊荒誕之餘以求入
乎聖賢敬義之實亦非熹之所敢聞也前書所謂儒
名而釋學潘張特其小小者耳蘇氏兄弟乃以儀秦
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最爲酷烈而世
莫之知也前書微發其端蓋預憂左右之將陷焉而
不知其深入之乂已如此矣感下問之勤不忍隱嘿
不識能聽之否

歸宗之請計已報可此於人情恩義之間有難處者
而輕重本末事理甚明自見賢者之不安於此者有
年矣今追贈之榮既及泉壤則於恩意已爲曲盡但
異時所以益致其惓惓不忘之意如范公之於朱氏
者此論想已素定也近日大除拜一番紛紜雖公議
幸伸然自此外之責愈重而其人之才智局度猶
昔人也不知何以處此乎太抵近年風俗浮淺士大
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
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

朱子書節要十一
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橫索不著其有讀得
楚漢孫劉楊李間數十卷書者則又便有不作士太
夫之意善人君子莫能抗也端居深念為之未慨未
知天意竟如何耳子靜旅觀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
可傷見其平日太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
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
此禍又何時而已耳許教似亦小中毒也如何如何

答潘叔度

景憲

所論標準襲取之戒極為精密然所謂有為若是如
舜而已者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功夫處非是徒然晝

思夜度以已所為校舜所為而切切然惟恐不如舜
也譬如病人正當循序服藥積漸將理使氣體浸充
可及平人而後已豈可責効於一丸一散一朝一夕
之間而遽恠其不及平人哉默誦中庸一卷於寐覺
之時此亦甚善然與其必誦一過不若虛心玩理之
從容而有味也

來喻縷縷備見立志之遠歎服良深但所謂敬之為
言所以各持存之理者於鄙意似未安蓋人心至靈
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即是此
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

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
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
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
存乎此而後以敬各其理也此類初若各言小失不
足深辨然欲放過則恐於日用之功不能無害故輒
言之

所喻敬者存在之謂此語回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
言若只論敬字下功夫處蓋所以持守此心而欲其
存在之術耳只著一畏字形容亦自見得故和靖尹
公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若如來喻印似太

瀾翻也太抵諸所誨論似皆傷於語言道理頭緒多
云云愚意且欲賢者於此稍加屏置而虛心觀理於
平易專一之地不審於意果如何也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
字不得瞑目間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
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卑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
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
勝耳念疾之意發於羞惡之端固有不可已者然至
於加一念字便和自家這裏有病了此亦深欲面諭
之尤緊切者恨未有其便耳醍醐毒藥之喻恐亦過

當聖賢只得立言垂世從違真偽却在他人如何必
得況吾輩所急在於自明正不當常以此念橫在骨
中也陳膚仲近得書云欲旦夕過此此等人未欠講論
却是欠收斂此又是別一箇話頭要之須面論乃究
耳吾人無用於世只自己身心一段事又不曾講究
得徹衆盲摸象各說異端不知却如何收殺可慮可
慮奈何奈何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暖意
思語類謂周舜曰天下只有善惡兩
端比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
底意思及群陰用事則萬物彫瘵惡之在人亦然云
云叔度所論未聞然今以此意觀之叔度意似謂人
私欲惡念蔽錮故看書昏惑鮮能識破答云云謂蔽
錮之中豈無此善端開發顧發者少而錮者多爲所
勝故昏不能識得耳醍醐毒藥聖人垂世立言如醍

翻養人○人以偽詐真以
亂天下如毒藥更詳之

答潘叔昌

熹講聞雋譽爲日蓋久每恨未及際晤以慰所懷茲
承不鄙遠貽誨帖傾倒甚至自顧涼薄何以堪之反
復再三有愧而已即日冬寒伏惟進德日新尊履多
福熹蚤獲執侍先生君子之側粗知以問學爲事而
躬行不力老大無聞顧省平生第有愧恨左右才高
識明所以自期蓋已不淺乃不知其如此而辱垂問
焉則已誤矣况所謂日用之間不致不亂者又熹之
所以早夜竭力而未能彷彿者其何以有助於高明

之萬一乎然先其所難而不計其獲聖賢所以教人
爲仁之方也熹雖不敏願與賢者共勉焉
細讀來喻足見爲己之力但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
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
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己之目
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
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克者而克之則亦代
翁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躬所未逮姑誦
所聞已深愧靦惟明者有以裁之
昨聞叔度兄頗爲佛學因獻所疑大蒙峻却愧悚深

矣今不敢復言而其未已之意不免因予約達之恐
其過江未還煩爲略道鄙意大抵近世儒者於聖賢
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劇讀爲
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爲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
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迷
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稅駕之日賒也今若
未能決意自拔得且姑置其說而專意於吾學捐去
雜博專讀一書虚心游意以求夫義理之所在如此
三年不得而後改圖則朋友之心無所復恨而於其
所以進功除病之實亦未爲晚也如何如何

承諭讀李陸孫氏之書慨然有感此見進學不倦之意然熹愚意學者當且就聖門文字中研究得箇入頭處却看此等其合者固所不遺而其不合者亦易看破自然不費功力也嘗竊私惟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深下功夫而泛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間所以頭緒多而眼目少規模廣而意味不長試以孟子論子路管仲處觀之可見其得失矣不審明者以為如何沈叔晦章疏出於何人太抵世俗近年一種議論愈見卑狹令人擡頭不起轉身不得看此頭勢只有山林是安樂處別無可商量也

李陸孫氏

疑李陸陸費孫明復

亦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曾學得上天即不知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閑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為却取此等議論以為標的殊不可曉建州有徐枋者常言秦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朋友間每每

傳以爲笑不謂來說亦頗似之也此恐是日前於根
本上不曾太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處著力太深
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
已立未必以爲然耳熹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
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趣聖賢之域
不謂近年異論蜂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
各執已見不谷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爲計而今
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
後之學者而已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示諭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以三代之天吏

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龜勉
亦正是深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爲師取其是而
監其非不當以彼爲準則也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
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
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
事若必以爲然即程正叔寧可終身只作國子祭酒
却讓它陳正已作宰相也可恠可恠
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
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無交和之
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效非固欲與之和

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太略皆如來喻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主之禍也
所示內外交養勿使偏枯聞斯行之不必猶豫此正今日應病良藥也

答劉叔文

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大凡看此等處須認得分明又兼始終方是不错只看太極圖熹所解第一段便見意思矣若未會得且虛心平看未要硬便主張久之自有見處不費許多閑說話也如此虛心理會不得時却守取舊來所見亦未為晚耳如或未然且放下此一說別看他處道理尚多或恐別因一事透著此理亦不可知不必守此膠漆之盆枉費心力也

細詳來喻依舊辨別性氣兩字不出須知未有此氣
已有此性氣有不存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
自氣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
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不當以
氣之精者為性性之粗者為氣也來說精而又精不
可各狀所以不得
已而強名之曰太極又曰氣愈精而理存焉皆是指
氣為性之誤○莫不有是理今按理不固於氣故能無
在物不在

答王子充

老兄深靜篤實天資甚美平時於輩流中心所敬仰
顧恨相從日淺未得深扣所存以自警策今讀來教

乃有懶弱自安之語何耶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
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為無益殊不
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
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
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切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
為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

答胡伯逢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
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
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

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
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
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為正始之道其以此歟知
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
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
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昨承諭及知仁之說極荷開曉之詳然愚意終覺未
安來論太抵專以自知自治為說此誠是也然聖人
之言有近有遠有緩有急論語一書言知人處亦豈
少耶大抵讀書須是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

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
而為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
若便以吾先人之說橫於胷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
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野
書燕說之誦况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
知言之書用意深遠析理精微豈末學所敢輕議向
輒疑之自知已犯不韙之罪矣然既蒙垂諭反復思
之似亦尚有一說今請言之蓋孟子所謂性善者以
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程子曰止於
至善不明乎
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
之是也又曰人之生也其本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

具焉曰仁所謂可以為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
 義禮智信情發而中節者是也程子曰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
不可謂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
惡是也謂善者則血脉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程子曰喜怒哀
常不善發而中節則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
無往而不善是也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知言固非以性為不
 善者竊原其意蓋欲極其高遠以言性而不知各言其
 失及陷性於播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也所謂極其
性者以性為未發以善為已發而惟恐夫已發者之
混夫未發者也所謂各言之失者不察乎至善之本
然而槩謂善為已發也所謂反陷性於播蕩恣睢駁
雜不純之地者既於未發之前除却善字即此性字

便無著實道理只成一箇空虛底物隨善隨惡無所
 不為所以有發而中節然後為善發不中節然後為
 惡之說又有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
 己之說是皆公都子所問告子所言而孟子所關者
 已非所以言性矣又其甚者至謂天理人欲同體異
 用則是謂本性之中已有此人欲也尤為害理不可
 察竊意此等偶出於前輩一時之言非其終身所守
 不可身之定論今既未敢遽改則與其爭之而愈失
 聖賢之意導義理之實似不若存而不論之為愈也

答黃仁卿東○勉
齊之兄

所系春秋本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
 須隨事觀理及復涵泳令會次開闢義理通貫方有
 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

十分當却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亦何益於事耶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功夫皆要放開心會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冷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陜隘無處著功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誦論孟及看近思錄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實恐枯燥難見功耳

答黃直卿 餘

別紙之喻如此處心甚善然亦似有先立標準之病

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者非獨建立事功為然也如此則知處不期寬而自寬行處不期遠而自遠矣試更思之

子春聞時相過甚善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悉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太意略舉一二節自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差誤今幸見得却須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示喻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大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

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

所論太極散為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

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間斷此說太槩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

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耶

通書中所謂誠無為者太極也幾善惡者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圖上說出其餘如靜虛動直禮先樂蓋後淡且和果而確之類亦是圖中陰陽動靜之意

既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

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為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

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

皆不但為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然此亦只是太槩

法象若論日用功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

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

須處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惟也

既先有箇立脚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

理洞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

闊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則

亦何由有進步處耶

答呂子約

祖儉東萊之弟

喻及日來進學之功尤慰孤陋且深有助於警省為
惠厚矣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
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
反復較計悔咎尅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
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示諭縷縷備見篤學力行之意然未免較計務獲之
病著此意思橫在方寸間日夕紛擾非所以進於日
新也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床而衆醫雜進百

藥交下決無見効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復通
透而復易一書之為愈蓋不惟專力易見功夫且是
心定不雜於涵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但為聞
見之知此固當然聞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誠
未可輕厭而躡等也

喜嘗謂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知生而知死
矣盡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則能事人而能事鬼
矣只如此看意味自長

示喻日用功夫有未到處此見省身克己用力之深
不勝歎仰然前後已屢奉聞不必如此計較迫切但

措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而深以義理灌溉培養之
自然日有進益如其不然則存養講習之功未及一
二而疑悔勞殆之病已奪其千百矣試更思之至如
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
累功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
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者不可
不戒也

事人事鬼當如來教又思事人之旨恐止是不敢
欺不敢慢如此而致敬密察度幾可以交神明矣
此說甚好比喜說尤親切蓋親親長貴貴尊賢之

道固不外乎愛敬但如此說方親切耳

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
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却是不曾專一故不見其
味而反以為滯固耳至如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言
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
至於此耶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
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
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為主一
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
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

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此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惟其不察於此是以未能專一而已有固必矜持之戒身心彼此實有係戀支離之病而反不自知其非又凡前後所言類皆瞻前顧後下前一却之論不首坦然驀直行得數步此亦下箇本病根株恐當痛下功夫刊削不可悠悠又只如此說來說去久之看得只似尋常也

祖儉竊謂傳不習乎亦宿業就不習而傳於人上說云云

所論甚善末後洋脚尤好但恐文意未如此耳恐當放下許多道理且乎心看他文義向甚處去都不要將道理向前牽拽他待他文義有歸着去處穩帖分明後却有箇自然底道理出來不容毫髮有所增損抑揚此處正好玩味也大抵先要虛心為要耳日用功夫固當縝密然覺得如此煩碎繳繞又似自縛殺了故先生之意大抵且要簡節疎自先整頓得大體是當然後却就上面子細點檢是亦學不躐等之意也前書論三年無改引李先生每事用心如此此恐駸駸然所失却多之語故此云云鬼神之神粗入思慮竟於體物不遺上看得不透故

不自知而溺於釋氏處多近因相識有饋生鵝者欲
殺之則甚不忍欲售之則取其利而殺其身恐有冤
乏之意常感於中此病不亦便又因夜夢疑若有世間
所謂鬼者欲出雖未睡覺然心知其無以理却之竟無
有也然中心不無驚悸若此類則釋氏之說久及極易
惑人但先入者為主可以主張然非實曉亦安能保也
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
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而後有物者耶以此推
之則體物而不可遺者見矣著實見得此理則聖賢
所論一一分明不然且虚心向平易分明處別理會

箇題目又留情於此却生別種怪異底病痛也生
鵝之論只以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孟子遠庖廚之
義斷之便自直截

上蔡以我視我聽等言云云似未平正也

五峯作復齋記云知自反而以理視此語無病如此
所引非惟有我不平於下學切已功夫亦有任意而
失理之病其流弊之甚

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

聖賢所言為學之序列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
象處把捉扶豎起來不如令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

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示喻讀書用力之意甚善所謂收拾向裏固為急務但亦當虛以待之則心體自存善端自著不可一向抑遏安排也

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自之云者此則未然蓋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於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

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鬪者之相粹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別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又云操舍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則道心之微便不外此所示內外兩進之意甚善此是自古聖賢及近世諸

老先生相傳進步直訣但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又
爲他說所搖復爲省事欲速之計也近聞陸子靜言
論風旨之十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
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
想其說力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
已操會存亡之說諸人皆謂心私欲之爲乃會之而
亡所致却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
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間區別真妄又
不分明兩者蓋齊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
測之所爲而其真妄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

○叔度忽爲佛學私竊憂之前嘗因書扣之今此書來
不答所問但云實病難除實功難進不敢容易言之
而已如此則是以爲求進實功除實病必求之釋氏
然後可而吾聖賢立言垂訓與吾黨平日講學存養
皆容易之空言也叔度所見不應如此蓋不欲人之
議已而設此以峻却之耳區區雖欲再進其說而已
覺難於發口然鄙意猶有未能已者願子約從容自
以已意言之勸其且讀論語看諸先生說而深思之
以求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即是天地之心思而得之
則實理可見而實病可除實功可進初不待求之釋

氏之言矣且求之釋氏却是適越北轅却行求進此
區區所以深惜叔度平日之用心而不欲其陷於此
也頃在靜安見其議論之間每不欲人攻釋氏之非
私心固已疑之今果如此蓋本其平日用功只以博
學力行爲事而未嘗虚心平氣熟玩聖賢之言以求
至理之所在故其弊至於如此熹恐伯恭亦不得不
任其責不知其聞此消息以爲如何然熹之愚猶竊
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間恐其未免有陰主釋氏之意
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於
此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

審其是不可舍胡隱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之
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聚
討論只欲閉門劇讀以必其自得故人自爲學而或
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

所喻數條足見玩理之深然論孟兩說恐看得太幽
暗支離了所謂欲密而反疎者須更就明白簡約處
看一句只是一句截斷兩頭都無許多枝蔓方是真
實見處也

熹衰病如昨無足言者暇日自力觀書惟覺聖賢之
言意味深長儘有向來見不到處若於子約所謂經

史貫通之妙則未有得也然既曰千里一曲則便不
如且就不曲處理會之爲愈讀詩諸說乃是詩小序
說非詩說疑亦是從前太於世變一事留意得重故
只見得此意思大率向外底意思多切己底意思少
所以自己日用之間都不得力前書因論陸子靜處
及說韓岩時話似已詳說此病奈何都不見察至今
日然後始覺身心欠收拾乎兼此語前此已屢聞之
恐今日所覺亦未必是真覺也所謂秦漢把持天下
有不由智力者乃是明招掌上陳同甫說底平日正
疑渠此論未安不謂子約亦作此見爲此論也太抵

讀書寬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而精密詳審者又有
局促姦巧之病雖云人之情僞有不得不察者然此
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了近年此風頗
盛雖純誠厚德之君子亦往往墮於其中而不自知
所以區區常竊憂之而不願子約之爲之也子約何
不試取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書讀之觀其光明正
大簡易明白之氣象又豈有如此之狡獪切害處耶
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
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
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子約思之如何

明招山在婺州即東萊兄弟講道之所後人立祠于此真西山記之

前書所喻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會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次闕却為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為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

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

語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今六經

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為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遠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前書所示中庸詩頌西銘等說皆極精密意者後書所謂不能下心細意特一時憤激所發耳如其不然則不能下心細意於

孔子乃能下心細意於遷固何耶此則尤非區區所
素望於賢者不敢不盡所懷也禮樂之云前此只恐
未必史遷有此意耳正使有之乃是挾禮樂動化之
權以爲智力把持之用學者所以謹於毫釐之差而
懼其有千里之繆者正爲此耳今不之察而遂指人
欲爲天理吾恐其不止於議論之小失而且爲心術
之大害也同父事解後得書亦甚數數前此蓋已作
書慰勞之勸其因此一洗舊轍斂就繩墨若能相信
失馬却未必不爲福耳此事向來朋友畏其辯博不
究其是非而信奉其說遂無一言及於做戒切磋之

意所以使渠至此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子約既敬
之於此恐不可不盡情也叔晦必且家居待除象先
呈身之說恐是且欲揚此虛聲以避守高之嫌然亦
不必如此也季和聞亦不爲久計相見勸其早歸亦
是一事渠却甚歸心恭兄教誨與它人不同也誠之
恐難說話蓋本是氣質有病又被杜撰扛夯作壞了
論其好處却自可惜也恭兄文字狀子已投之當路
如醉如夢面前事尚不能管得何可望以此等但近
日百恠競出不可禁遏又甚於前此既無可奈何但
當脩其本以勝之早爲收拾平生文字訓說之略成

書而可傳者著為篇目而公傳道之則彼託真售偽者將不禁而自息矣若但築堤堦水決無可救之理也亦音向
同父後來又兩得書已盡底裏答之最後只問他三代因甚做得盡漢唐因甚做得不盡見頓著聖賢在面前因甚不學而必論漢唐負他好處并文中子一併破除一止似頗痛快著題未知渠復如何做轉身一路也可因書扣之令錄去此無人寫得也兩書皆引惟精
惟是來書亦於智力二字必竟看不破放不下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義實中之主鐵中之金若苦

向這裏負道理便落在五伯假之以下規模裏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技木塞原斬釘截鐵便是正怕後人似此拖泥帶水也真嘗語此間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諸訛在甚麼處此話無告講處只得仰屋浩歎也當作殺殺雜也或作淆撓濁也
作請則訓言不恭也不合此文
自頃承書有專介存問之約日望其至忽得郭希呂書聞嘗感疾不輕甚以為慮而無從附問但切懸情前日使至忽領手書未及發視亟問來人知已無他

憂疑頓釋既而細讀乃審向來疾證誠亦可畏今幸
平復而又自能過意調攝尤副所望比日竊惟體候
益佳健矣但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
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
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
太史公作史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
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
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
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況以子約
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飢渴

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
子守身之意哉今既能以前事爲戒凡百應酬計亦
例加節蓄然區區之意於此猶不能忘言更祝深以
門戶道學之傳爲念幸甚幸甚枉尺直尋素未嘗以
此奉疑也但見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
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騫功名
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爲子約惜
實爲伯恭惜又重爲正獻榮陽諸公惜也

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
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

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鄉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

則事事皆病耳讀古人書直是要虛著心大著肚高著眼方有少分相應若左遮右攔前拖後拽隨語生解節上生枝則更讀萬卷書亦無用處也齋中見作如何理會必有一規模轍因風幸示一二也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聞欲與三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為恨年來覺得日前為學不得要領自做身生不起反為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為朋友憂之而

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判決之助今又失此幾會極令人悵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示喻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爲有益若只似日前大食長吸貪多務速即不濟事耳洒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既失之於前矣然既壯

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難入要須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爲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即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來書又有權術及伯恭心迹未明等語殊不可曉竊恐今亦不須如此支蔓只且做一不知不會底人虛心看聖賢所說言語未要便將自家許多道理見識與之爭衡退步久之却須自有箇融會處蓋自家道理見識未必不是只是覺得太多了却似都不容他

古人開口不覺蹉過了。他說底道理耳。至如前人議論得失。今亦何暇爲深分踈。且採取自家目今見處。是要切事。若舍却自己。又採那一頭。則轉見多事。不能得了矣。對班在何時。今日極難說話。而在踈遠爲尤難看。得且只收斂得人主心。念不至大段走作。是第十義。其他道理非不可說。只恐說得未必應急救病耳。若此處不下功夫。便要翻騰拆洗了。安靜和平底家計。做艱難辛苦底功夫。恐尤不相當耳。所示日用功夫。大慰所望。舊讀胡子知言。答或人以放心求放心之間。怪其翻縷散漫。不切嘗代之下語。

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嘗恨學者不領此意。今觀來論。庶幾得之矣。所論必有事焉。爲飛魚躍意亦甚。當孔子只說箇先難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爲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處。耳知得如此。已是不易。更且虛心寬意。不要回頭轉腦計校論量。却向外面博觀衆理。益自培殖。則根本愈固。而枝葉愈茂矣。若只於此靜坐處尋討。却恐不免正心助長之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子之見矣。亦可戒也。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

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為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為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且如向來主張史記時變之學以近日都人觀羨出涕沱若之章觀之亦可見其流弊之所極矣此乃前人有醇德而無虛心之弊反為所誘以墮一偏之見今日子弟欲發其所長而

覆其所短正在專於自己分上公聽並觀打破前來窠臼乃可以發明前人本來心事之正而使學者戒其所偏此在予約此之他人又有此重擔負尤不可以不勉也須知必有事焉只此一句便合見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方要於此着意尋討便空礙了如說先難只此二字已見得為仁工夫然於此處才有計較便夾雜了故才說上句便說下句以急救之如方安頓一物在此又便即時除却是非教人先安排此有事勿正之兩端而就其中以求之也仁是本來固有之理不因公而有特因公而存爾如溝

渠窒塞故水不通流去其窒塞則水流矣水固不因去
 塞而有然亦非既去其塞而又別有段工夫使水流通也
 所論或問中語却似未安請且自反於心分別未發
 已發界分令分明却將冊子上所說來合看還是如
 此否自心下看得未明便將衆說回互恐轉生迷惑
 斷置不下也且如子約平生還曾有耳無聞目無見
 時節否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其外降饋奠
 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
 告語之聲矣故前旒黻纁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
 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都無見聞也

况又乎居無事之時乎故程子云若無事時耳須聞
 目須見既云耳須聞目須見則與前項所答已不同
 矣又安得曲為之說而彊使為一義乎至靜之時但
 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為純坤
 不為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
 不得合為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
 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若懷一
 點偏主彊說意思即方寸之中先自擾擾矣何緣能
 察得彼之回異耶
 夫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

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
之間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即自
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即是已發一句則
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
但有所思即爲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
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略切
已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間據此
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
不知何故却引惹他致他如此記錄前後差舛都無
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爲非亦且合存而不論

今却據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爲定論不信程子手書
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彊
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
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
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
問中粗發其端今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
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校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
不同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
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
有視爲二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

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則不可若若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耶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譏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若氣配道義則孟子之意不過曰此氣能配道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不充而餒然耳此其實主向皆條理分合略無可疑但粗通文理之人無先入偏滯之說以亂其會次則虛心平氣而讀之無不曉會若反諸身而驗之則氣主乎身者也道義主乎心者也氣

形而下者也道義形而上者也雖其分之不同然非謂氣在身中而道義在皮外也又何嫌於以此配彼而爲崎嶇詰曲以爲之說曰道義本存乎血氣但無道義則此氣便餒而止爲血氣之私故必配義與道然後能浩然而無餒乎若果如此則孟子於此當別有穩字以盡此意之曲折不當下一配字以離二者合一之本形而又以氣爲主以倒二者賓主之常勢也且其上旣言其爲氣也以發語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餒然矣若如來喻以是爲指道義而言

若無此道義即氣爲之餒則孟子於此亦當別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也且若如此則其上本未須說以直養而無害其下亦不須更說是集義所生矣今乃連排三句只是一意都無向背彼此之勢則已甚重複而太繁冗矣而其中間一句又如此其暗昧而不分明如此其散緩而無筋骨依以誦說使人迷悶如口含膠漆不可吞吐竊意孟子胷中明快洒落其發於言語者必不至於如此之猥醜而紕繆也許持敬遺書三卷許勅與其子隔一窻而寢不聞其讀書與否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注其下云一云賓主

向背詳下文非謂氣在身中而道義在皮外也又何嫌於此配彼云云是以氣爲主道義爲賓主爲語意所向則於賓若有所替然耳孟子不當以氣爲主以倒二者賓主之常勢也以二者常勢言則道義爲主氣爲賓今此則方論浩氣氣固爲主故以氣爲主而言子約不曉其意必欲主道義爲說先生設此以曉之連排三句謂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無向背彼此謂如子約所云道義存乎血氣云云是與道句也或云三句謂上以直養而無害中其爲氣也下是集義所生中間一句配義與道更詳之醜唐李延壽刪落醜醜謂醜醜浮辭也

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冲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冲漠氣象等說合而析

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為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為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為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為道之體天下達道五為道之用也元德張洽謂當行之理為達道而沖漠無朕為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不謂子約見處乃只如此亦無怪他說之未契也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沖漠無朕非此理

之外別有一物沖漠無朕也至於形而上下却有分別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方說得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得無間若只是一物却不須更說源無間也

元德訓道為行便似來喻訓學為義理之蘊一般一則以所能為能一則以能為所能也佛書有能與所所做作所能謂人所做作底事其分別文義亦甚密如道則所能之謂學即所謂能也如今小兒屬對看花折柳看與折字是能花與柳是所能此不可亂也此等倫類尚不能通是乃心意大段麤在豈能及其深微之奧耶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

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而後人亦不善讀也不若放下只白直看子思說底須知上四句分別中和不是說聖人事只是汎說道理各色地頭如此下面說致中和方是說做功夫處而唯聖人為能盡之若必以未有見聞為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昏昧底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為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却只養得成一枚癡獸

罔兩漢矣千不是萬不是痛切奉告莫作此等見解若信不及一任狐疑今後更不能說得也

所喻前論未契今且當以涵養本原勉彊實履為事此又錯了也此是見識大不分明須痛下功夫鑽研勘覈教透徹了方是了當自此以後方有下手涵養踐履處如橫渠先生所見只是小小未瑩伊川先生猶令其且涵泳義理不只說完養思慮了便休也如今乃是太段差舛却不及汲汲向此究竟而去別處閑坐道我涵養本原勉彊實履又聞手寫六經亦是無事費日都不是長進底道理要須勇猛捐棄舊習以

元本註後
一番一本作
一番

求新功不可一向如此悠悠閑過歲月也此事不比尋常不可頃刻失其路脉也。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是先依次第十分著力節次見効了向後又看甚處欠闕即便於此更加功夫乃是正理今却不肯如此見人說著自家見處未是却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勉彊實履此如小兒迷藏之戲你東邊來我即西邊去閃你西邊來我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沒何時是了耶區區本已不能說得今更說此後番若更不相領略便且付之忘言矣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到此時節豈更有心情管得他人

鑽研勤數致知工夫也涵養義理致知事完養思耶慮存心事子約專要存心力行闕却致知一段工夫故以此曉之

大抵為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殺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閑說話也今詳來喻於當博處既不能虛心觀理

以求實是於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紛擾
凡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竊謂莫若於此兩塗
各致其極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
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遮勞攘
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得也
所喻博文約禮盡由操存中出固是如此但博文自
是一事若只務操存而坐待其中生出博文功夫恐
無是理大抵學問功夫看得規模定後只一向著力
挨向前去莫問如何若何便是先難後獲之意若方
討得一箇頭緒不曾做得半月十日又却計較以爲

未有效驗遂欲別作調度則恐一生只得如此移東
換西終是不成家計也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
散去今日輔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
相聚見伯恭舊後無及之者說話儘有頭緒好商量
非德章諸人之比也

前書所論四事不審雅意云何竊意賢者用力於此
不爲不久其切問近思之意不爲不篤而比觀所講
與累書自叙說處覺得瞻前顧後頭緒太多所以曾
次爲此等業雜壅塞纏繞不能得明快直截及不得
如新學後生聞一言且守一言解一義且守一義雖

未能便有所得亦且免得如此支離紛擾狼狽道途
日莫程遙無所歸宿也

朱子書節要卷之廿一

問

外西... 朱子... 問... 答... 朱子... 問... 答...

